

满山少年

# 情报鸽子

薛涛——著 李海燕——绘



今天的快乐，无法铸就快乐的明天  
当下的坎坷与磨难，成就美好的未来

少年  
满山

# 情报鸽子

——薛涛著 李海燕绘

青岛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情报鸽子/薛涛著;李海燕绘.一青岛:青岛出版社,2017.7  
(少年满山系列)

ISBN 978-7-5552-5763-9

I. ①情… II. ①薛… ②李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72253号

书 名 情报鸽子 (少年满山系列)

著 者 薛 涛

绘 者 李海燕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-68068026

策划编辑 谢 薇

责任编辑 刘 强

特约编辑 王大伟

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

照 排 青岛艺非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 刷 青岛乐喜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 (890mm×1240mm)

印 张 7

字 数 15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5763-9

定 价 22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一个少年战士，一座陷落的城池；  
一对鸽子翅膀，一份飞不出去的情报。

# 目录

一	艰难的处境	003
二	孤 雁	017
三	深山马戏团	026
四	飞 刀	035
五	森林火车	049
六	小伙计	058
七	第一次接头	069
八	藏	083
九	小乞丐	100

十	重逢	110
十一	绝活儿	122
十二	落难的格格	132
十三	为肉疯狂（1）	142
十四	为肉疯狂（2）	155
十五	正月前后	162
十六	乌鸦造访	167
十七	无奈的小兵	175
十八	人·鸦·鹰	184
十九	奉天空战	194
二十	情 报	205
	后 记	212

引子

1938年6月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叛国投敌，出卖了抗联的军事秘密，使抗联蒙受重大损失，尤其是隐匿在长白山中的抗联密营几乎全部遭到破坏。抗联将士被迫风餐露宿，陷入艰难境地。杨靖宇司令带领部队在冰天雪地中与敌人作战，处境十分险恶。有一天，杨司令喊来满山，交给他一份情报，令他送往奉天……



## 一 艰难的处境

### 1

程斌投敌以后，密营一个接一个地被日本讨伐队捣毁，囤积的粮食和弹药都落到敌人手里，让人心疼。

满山还清晰地记得最后一顿饱饭：一碗玉米糊糊，就着一头野蒜。吃完之后，满山躺在营房的屋顶上数星星。有一碗热糊糊在肚子里，深秋的冷森成了一种惬意。清爽的空气夹带着秋草、桦树皮的香味儿扑向满山。刚才的激战在东边的椴树林子里进行，现在东风把余留的硝烟吹过来，硫黄的香味便也搅拌进来。这些香味混合在一起，填充了空荡荡的长夜，这让满山很满足。

秋风把天上的浮云吹得一干二净。天空很干净，星星



一颗不少地都出来了，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。

满山一边数星星一边跟端午说：“子弹把天打漏了，全是眼儿……”

端午绷着脸道：“咱的子弹全打在鬼子身上了，谁往天上打枪谁是二百五！”

满山说：“讨伐队的子弹多，是他们打的，他们是二百五。”

满山知道端午在嘲笑自己的枪法，但他今天吃饱饭了不想跟任何人吵架。

满山是个左撇子，杨司令偏让他改用右手使枪，你说

他的枪法能准吗？杨司令却说得头头是道，说枪械不是给左撇子设计的，只有用右手使枪才安全。满山不敢不听杨司令的，就改用右手了。本来满山就不喜欢用缴获来的王八盒子，改用右手以后就更难受了。

满山说：“我也是二百五……”说完便睡着了。

一阵枪响，满山从屋顶上滑下来。

满山下滑的时候瞥了一眼夜空，只见几串枪弹闪着刺眼的光朝天空打去，留下一串枪眼儿。

满山自言自语道：“又是东洋二百五！”

满山跟着队伍继续向老林子里撤退。后半夜，队伍撤到一个新营房，满山的肚子又咕咕叫了。满山去找炊事班班长李双田要吃的，被李双田狠狠骂了一通。满山只好去睡觉，要是梦见大饼子和猪肉还赚了。

第三天早上，李双田满脸忧愁地宣布部队断粮。

李双田宣布断粮，大家都没言语。朱文范本来在擦枪，现在朱文范继续擦枪；黄生发本来在挠伤疤解痒，现在黄生发继续挠痒痒；满山本来在想念玉米糊糊，现在满山却不能继续想念那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了。他站起来想说些什么，却闭紧嘴巴又坐下了。

李双田看了满山一眼，从满山腰里抽出弹弓，再从营房门旁拎起一把铁鎗朝林子里走去。大家都知道，李双田



是给大家打鸟去了。

李双田在老林子里摇摇晃晃一上午，一根鸟毛都没带回来。那些胆小怕事的鸟，都被这几天的枪炮声吓坏了，一有风吹草动就飞，狡猾得要命。还有最狡猾的，认准这一带的山林不能久留，于是一齐飞走，寻找安生的地方去了。

李双田带回一筐草根，嘴里骂着程斌和岸谷隆一郎的八辈祖宗。

满山把草根塞进嘴里嚼了嚼，说：“甜的！挺好吃。”

大家一起嚼草根，安静地嚼着，很有力量。

李双田腾地站起来，还要进老林子。端午拦住他，提醒他那边的林子刚才飞起一群山雀，怕是有巡山的敌人。李双田甩掉端午的手，说他回来的路上下了套子，现在他去捡那个倒霉兔子，咱们满山半个月没尝到肉味了。李双田说着用力拍拍满山的肩膀，出了营房。

满山去换岗，爬上营房外面的一棵老杨树。金黄色的林子布满山岭，在不远处嵌着一片白桦林。那应该就是李双田下套子的那片林子。那片林子看上去很宁静，不像端午说的那样凶险。

端午是个侦察兵，过于谨慎。满山不喜欢端午的性格。

满山几下就爬到树梢，希望能看见李双田的影子。满山看不到李双田的影子，他在那些绚烂的叶子下面呢。茂

密的草木把长长的山岭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假如那些叶子下面没有敌人的讨伐队，可真是一片美景啊！

可是那些美景下面都暗藏杀机。

“啪！”一声枪响，整个山谷抖动了一下。是敌人的三八大盖，满山一下子就能听出来。他从树上滑下来，重重地落在地上。

这一声枪响，把李双田永远留在那片白桦林里。

## 2

突围的时候，满山看到李双田倒在一棵桦树下面，手里紧紧抓着一个套子；一只雪白的兔子活蹦乱跳的，被套子牢牢套住。

满山扯下一根野玫瑰枝盖在李双田身上，然后帮兔子解开套子。兔子就这样恢复了自由，一下子呆住了，充满万千疑问地望着满山，蹲在李双田身旁不肯走。

满山大声喊道：“傻子，快走啊！你俩得活下一个来！”

一颗手榴弹在附近爆炸，弹片切下几棵树枝，落在兔子身上。兔子一惊，蹦跳着钻进茂密的灌木丛。

满山回头再看一眼野玫瑰枝下面的李双田，心里说：“双田叔，过两天我来埋你。”

满山朝后面的几个影子打了两枪，其中一个影子摇晃



着倒下了。满山趁机追上端午。

“我给双田叔报仇了！”满山大声说。

端午却说：“可是你打了两发子弹。”

端午又说到满山的痛处。满山不再说什么，冲到端午前面。一发炮弹呼啸而来，满山被端午推倒在地，接着被崩起来的土活埋了。谁都不愿意在土里待着，两人同时从里面钻出来，继续向林子外面冲。无数颗子弹呼啸着从身后追来，打在前面的树上。树枝断了，散落四周。

### 3

林子像一个过滤网，冲出林子以后，上百人的队伍被过滤下去二十多个。他们都倒在那片金黄色的林子里，跟李双田做伴去了，这让战友们既欣慰又难过。

清点人数时，杨司令深深叹了口气，大声问：“满山还活着吗？满山呢？”

满山实在太困了，一头扎进一堆落叶里，还没睡着就听见杨司令喊他。他只好从那堆落叶里站出来：“报告司令，满山还能喘气儿！”

悲愤的队伍终于爆发出一阵笑声。杨司令那张严肃了整整一年的脸也露出一丝笑意。那笑容很难看。杨司令不会笑，连日本人都知道。

满山说：“杨司令你就别费劲了，你笑的样子不好看。”

队伍彻底从悲愤的气氛里突围出来，又爆发出一阵笑声。这些天，整个队伍都不会笑了。队伍只是不停地战斗、突围，然后开始新的战斗、新的突围。

杨司令听话地收起笑意，继续严肃着。他靠在一捆树枝上望着空荡荡的天空。一队大雁急切地向南飞去。它们肯定是最后一批南飞的大雁了。按照节气，长白山快下雪了。

满山又一头钻回树叶里，睡着了。满山希望自己变成一头冬眠的熊，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睡上几个月。

这一次突围，把讨伐队甩出去很远。经过连续的追击、战斗，敌人也疲惫到了极点。远处的枪声渐渐稀落，偶尔响起的一两声冷枪，把整个山谷带进寂寞和宁静。队伍没能找到最新的密营，只能在这个隐蔽的山谷露宿。

满山在那堆树叶里面足足睡到第二天中午。

阳光把树叶晒得热热的，像一条厚厚的棉被。满山醒来之后没有急着出来，仍旧躺在“棉被”下面享受战斗间歇的惬意。昨晚他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梦见李小刀滑着冰车在冰河上面飞驰，他在后面追，却因为没有力气瘫倒在冰面上。李小刀其实正在灌水镇的一个山坡上躺着，盖着一条厚厚的青草被子。两年前的冬天，满山和李小刀还在



国民学校上学的时候，他们领着所有的小孩罢课，惹恼了日本人。李小刀光着身子顶替全班同学背课文，他全身滚烫，死也不吃日本校长送来的西药。李小刀躺在山坡上，躺在一大片青草下面。打那以后，李小刀总是要等到满山睡觉的时候才出现。

梦里，满山望着冰面上的李小刀说：“小刀，你起来啊，咱俩接着比！”

李小刀却一点点虚幻了，消失在雾蒙蒙的冰河之上。

后来直子在满山身后出现了，喊着他的名字。他回头看去，却看不清直子的样子。

满山躺在那堆树叶下面努力回忆直子的样子，直子却一直是模糊的。那次夜袭灌水车站的战斗，直子的爸爸被抗联击毙。满山再见到直子时是战斗结束后的早晨。隔着铁丝网，满山看见直子目光迷茫，头发乱了，衣服脏了。一辆铁甲车把直子载走了。那便是直子留给满山的最后印象。很多天后，那个曾经掩护过满山的直子居然模糊了。直子的样子一旦模糊，便再也没能清晰起来。

端午站岗的时候与一只漂亮的山鸡相遇。端午大喊一声，山鸡吓得没了主张，一头扎进灌木丛，被端午逮个正着。

端午喜欢山鸡身上的翎子，杀掉它之前还说：“山鸡山鸡你别怪，你是人间一道菜。不是本大爷落了难，我就

把你养起来。”说完，他用枪刺挑开山鸡的喉咙。然后，端午就要点燃军锅下面的木头。满山突然从那堆树叶下面跳起来，一脚踢飞了端午手中的火镰。

端午疼得直揉手指，还要满脸堆笑地夸奖满山：“这回你干对了，你干对了满山！”

满山一声不吭，见端午认错，就说：“你这个老战士怎么也犯糊涂？！要是把鬼子给招来，你就跟程斌是一路货色，叛徒！”

端午说：“行啦，别得理不让人。你说这山鸡咋办吧！”

最后，满山得到那根漂亮的翎子，还把它别在帽子上；端午把山鸡肉包裹起来，留着以后再吃。

上午，讨伐队仍旧没有动静。队伍清点武器弹药，拉开架势等他们进攻，他们却不再来了。树上的哨兵东张西望，隔一会儿就报告一次，全是让人失望的消息。这几个月几乎整天跟讨伐队撕扯在一起，我进他挡，我退他追，两帮人成了一对不离不弃的“玩伴”。现在对手突然消失，大家很不适应。

杨司令断定他们暂时甩掉了那条可恶的尾巴，于是率领队伍小心地离开这条山谷，向山南麓下的一个密营隐蔽靠近。这是一次最小心翼翼的行军，队伍尽量做到不给讨伐队留下一点痕迹，连刮倒的灌木都要扶起来。